

飄零、又一年

陳孟琪

飄零

上期「時空」曾用秦觀的一闕詞的前半來代跋，其中的一句「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清夜吟來，思及物理系的前途，淒悲之情，久久不散。

記得做新鮮人時，喜歡問的一句話是：「為何台大物理系出來的學生沒有出類拔萃的學術研究？」教授們的回答總是很自然地歸咎於教育制度。至今，書案上的物理書高可盈丈，腦中思維所及的也不止是天之文、地之理。但遇到真正的難題時，常有空茫之感，像個立足於天地間但却不知何以憑藉的人。這才知道，自己也被陷住了，就如許多從前在物理系念書的人一般。

不是笨，不必教授講解，外國一流大學研究所的用書都還看的懂。問題在於：不喜歡應付但却不得不應付的功課太多了，這使人在看懂一本書後可用於聯想、懷疑的精力和時間大為減少。問題在於：你是否有為解決一項困惑因而終日沈迷的修養？你是否有經常與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為某項問題作思潮激盪不已的討論的習慣或機會？你是否離開了書本就無法作具體而長時間的思考？

老師們是很盡職地在教著。但上課時總是感覺不到：一個問題的發生，解答時的思考、過程和解決後的美感。總是學不到「如何逐步推理，如何摒除不重要的因素而使重要的因素更為顯明，以及如何憑已知的事實來探究未知的東西。」「問題」是物理的靈魂，而討論時所撞擊出來的火花則是解決「問題」的靈感的泉源。但在諸大的物理館裏，在漫長的時間之流中，為何看不到老師們為學生開的討論會？像波恩和希爾伯在哥廷根的思潮澎湃的「物質討論會」，或是像費米在羅馬大學的意興洋溢的「兩個里拉」討論會。

一九三〇年代，羅馬大學的物理系還沈醉在伽里略時代的光輝裏，平靜得有如古井之水，最好的學生都去了工學院。但會幾何時，憑著柯炳諾（系主任）的幹勁和費米的才華，羅馬大學的物理系在國際物理界已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只是，縹緲時空，浩浩大千，何處去尋台大物理系的費米呢？

又一年

系裡的傳統一向由物四的同學做物二的理力和應數的助教，並讓物四帶物三的應電和近物實驗。曾在系圖看見助教和學生共同在為一個問題思索著，問題解決時，學生的恍然大悟和助教的那股掩不住的得意構成一幕令人十分心動的景象。這是助教制度的高潮，惜不多見。而物一的普物則一向由研究生或物四帶，效果似乎不佳。今年則由學會負起責任，選物三數位較熱心的同學輪流擔任助教，作些習題指導，教些數學技巧並澄清一些觀念。每週上課一次，不計酬。希望這制度能從今永久實施下去，一方面新鮮人得以打入內的生活圈，一方面擔任助教的同學得有教學相長之益。人依附著制度，制度也依附著人，惟有系內同學們的熱情才能使「學生助教」的制度茁壯，放出活潑親切的氣氛！

上學期中，管系圖的陳小姐因病住院，系圖停留在「無政府」的混亂狀態。寒假裏，依沈宗正同學的建議，學會開始介入系圖的管理工作。再沒有任何時候像現在如此深刻地感到系圖的重要性了。大學四年中，有許多得意和失意的日子是在系圖渡過的；找遍全國大專院校，再也找不出有這樣多的圖書和這樣方便的開架閱覽。但清理書籍的結果，發現竟然掉了二百多本書。這可能是被外人所乘，也可能為極少數的同學私藏，今後則有賴全體同學的警覺和嚴正的打擊了（在系圖掉錢之事屢有所聞）。在輪值方面，承十數位同學的熱心協助，進行得還算順利，並能打破慣例使系圖下午開放時間提前到一點。這些同學大都能領略出系圖的重要，付出一片愛護情懷，且樂在其中。由於系內功課的繁重和校內社團活動的頻繁、刺激，學會很難辦得起熱鬧的娛樂活動。為增大同學知識的領域，這一年來辦的演講計有六次，都盡量使內容近於通俗，且求其廣。

十月初，圓山天文台台長蔡章獻先生的「天文知多少」。

十一月二十四日，系裡的黃耀樞教授（客座）講「光譜漫談」。

十二月五日，中央研究院地震組組長，且現在系裡開課的蔡義本教授講「地球內部知多少」。

十二月十二日，大氣科學系剛回國的陳英教授講「電離層簡介」。

十二月十九日，數學系的黃武雄副教授講「微分式」。

三月二十三日，沈君山教授講「黑洞與宇宙論」。

一般說來，聽的人不算踴躍，而聽眾中物四要佔多數，有些同學甚至對演講的海報視而不見。相信多少與系內同學上課的態度或求知慾有關連。

迎新活動是雞尾酒會，到場的老師只有三位，物四的有數位，對新鮮人的招待大部分由活潑的物二同學提供。（這反映了什麼？）系內的籃球賽，競爭還算激烈，物四奪魁，氣煞了居亞的物三，物一殿底。圍棋賽，共有三隊參加，從團體賽演為個人挑戰賽，由物一居冠，得意一時。

對外則表現平平。與政大中文系賽球，先賽棒球後賽籃球，不分軒輊。理學院杯的競賽方面，排球賽、接力賽是輸了；而籃球賽本可好好一拼（長人不少），怎奈默契不夠。值得一提的是男女混合的籃球賽，三男二女出賽，由物一女將主攻，物三女將作後援。物一的二名女將威風不弱，加上男球員的教戰與護航和啦啦隊的助威，總算有第三名的戰績；反映物一全班的團結，却是可喜的現象。

系友方面：有黃正民先生的來信，提及對「時空」出版的一些意見，已在本期登出；並捐美金十元。尚有二位不知名的系友分別捐贈飛盤二個和書「Perspective in Physics」一冊，供同學課餘「玩耍」、翻閱。一向最愛護本系的林清涼老師（現在美國）託人轉交台幣七百元，作為「時空」編輯費用。一位畢業已久的系友沈安邦先生則在最近寄來大批書籍（六十二本），書舊而情厚。對這些師長的熱心和情意，感激之情，不知何以書之，只能在這裏代表系內同學向他們致謝了。遺憾的是隨著十五期「時空」寄發出去的一封信情並茂微稿，居然石沈大海；許久，不見系友的反應。也許大家都在為自己的事業奮鬥，甚忙。可是眼見別系的系友紛紛寄信、送錢回來，錢雖不豐，信雖不長，但那種熱情，足以繞人心樑三月不絕。二相較之，叫人不知該長吁或短嘆了。

掌會一年，經歷各種大大小小的事接觸過形形色色的人物。惻惻衷情者有諸，拒人於千里者有諸；失意之事常有，而得意事不為無。俱嘗二極端的遭遇和感受，深刻地體會著人生，樂在其中矣。因此，謹誠懇地向幫助過我的師長和同學致最大的謝意，並向那些一年來會順從過或忍受過我的意見（政策）的同學致最高的敬意。